

《邓析子》一卷，周邓析撰。析，郑人。《列子·力命篇》曰：邓析操两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词。子产执政，作竹刑，郑国用之，数难子产之治。子产屈之。子产执而戮之，俄而诛之。刘歆奏上其书（案：高似孙《子略》误以此奏为刘向，今据《书录解题》改正），则曰於《春秋左氏传》昭公二十年而子产卒，子太叔嗣为政。定公八年，太叔卒，驷歆嗣为政。明年乃杀邓析，而用其竹刑。然则《列子》为误矣。其书《汉志》作二篇，今本仍分无厚、转辞二篇而并为一卷。然其文节次不相属，似亦掇拾之本也。其言如天於人无厚；君於民无厚，父於子无厚，兄於弟无厚，势者君之舆，威者君之策；则其旨同於申、韩。如令烦则民诈，政扰则民不定，心欲安静，虑欲深远，则其旨同於黄、老。然其大旨主於势统於尊，事核於实，於法家为近。故竹刑为郑所用也。至於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一条，其文与《庄子》同。析远在《庄子》以前，不应预有剿说，而《庄子》所载又不云邓析之言。或篇章残阙，後人摭《庄子》以足之欤。

无厚篇

天於人，无厚也。君於民，无厚也。父於子，无厚也。兄於弟，无厚也。何以言之？天不能屏勃厉之气，全夭折之人，使为善之民必寿，此於民无厚也。凡民有穿窬为盗者，有诈伪相迷者，此皆生於不足，起於贫穷，而君必执法诛之，此於民无厚也。尧舜位为天子，而丹朱商均为布衣，此於子无厚也。周公诛管蔡，此於弟无厚也。推此言之，何厚之有？

循名责实，君之事也。奉法宣令，臣之职也。下不得自擅，上操其柄而不理者，未之有也。君有三累，臣有四责。何谓三累：惟亲所信，一累。以名取士，二累。近故亲疏，三累。何谓四责：受重赏而无功，一责。居大位而不治，二责。理官而不平，三责。御军阵而奔北，四责。君无三累，臣无四责，可以安国。

势者，君之舆。威者，君之策。臣者，君之马。民者，君之轮。世固则舆安，威定则策劲。臣顺则马良，民和则轮利。为国失此，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载之患。安得不危！轮败策折，马奔舆覆，则载者亦倾矣（此三句从意林补）。异同之不可别，是非之不可定，白黑之不可分，清浊之不可理。久矣。诚听能闻於无声，视能见於无形，计能规於未兆，虑能防於未然。斯无他也，不以耳听，则通於无声矣。不以目视，则照於无形矣。不以心计，则达於无兆矣。不以知虑，则合於未然矣。君者藏形匿影，群下无私，掩目塞耳，万民恐震。

循名责实，察法立威，是明王也。夫明於形者分，不遇於事。察於动者用，不失则利。故明君审一，万物自定。名不可以外务，智不可以从他，求诸己

之谓也。

治世位不可越，职不可乱。百官有司各务其刑。上循名以督实，下奉教而不违。所美观其所终，所恶计其所穷。喜不以赏，怒不以罚。可谓治世。

夫负重者患涂远，据贵者忧民离。负重涂远者，身疲而无功。在上离民者，虽劳而不治。故智者量涂而後负，明君视民而出政。

猎黑虎者，不於外囿。钓鲸鲵者，不於清池。何则？囿非黑虎之窟也，池非鲸鲵之泉也。楚之不泝流，陈之不束麾，长卢之不士，吕子之蒙耻。

夫游而不见敬，不恭也。居而不见爱，不仁也。言而不见用，不信也。求而不能得，无始也。谋而不见喜，无理也。计而不见从，遗道也。因势而发誉，则行等而名殊。人齐而得时，则力敌而功倍。其所以然者，乘势之在外，推辩说，非所听也。虚词，非所应也。无益之辞，非所举也。故谈者别殊类，使不相害。序异端，使不相乱。谕志通意，非务相乖也。若饰词以相乱，匿词以相移；非古之辩也。

虑不先定，不可以应卒。兵不闲习，不可以当敌。庙算千里，帷幄之奇。百战百胜，黄帝之师。

死生自命，贫富自时。怨夭折者，不知命也。怨贫贱者，不知时也。故临难不惧，知天命也。贫穷无惧，达时序也。凶饥之岁，父死於室，子死於户，而不相怨者，无所顾也。同舟渡海，中流遇风，救患若一，所忧同也。张罗而畋，唱和不差者，其利等也。故体痛者口不能不呼，心悦者颜不能不笑。责疲者以举千钧，责兀者以及走兔。驱逸足於庭，求猿捷於槛，斯逆理而求之，犹倒裳而索领。事有远而亲，近而疏。就而不用，去而反求。凡此四行，明主大忧也。

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，政苛则无逸乐之士。故令烦则民诈，政扰则民不定。不治其本，而务其末。譬如拯溺锤之以石，救火投之以薪。

夫达道者，无知之道也，无能之道也。是知大道不知而中，不能而成，无有而足。守虚责实，而万事毕。忠言於不忠，义生於不义。音而不收谓之放，言出而不督谓之闇。故见其象，致其形，循其理，正其名，得其端，知其情。若此何往不复，何事不成！有物者，意也。无外者，德也。有人者，行也。无人者，道也。故德非所履，处非所处，则失道。非其道不道，则谄意。无贤虑，无忠行，无道言，虚如受实，万事毕。

夫言荣不若辱，非诚辞也。得不若失，非实谈也。不进则退，不喜则忧，不得则亡。此世人之常，真人危斯，十者而为一矣。所谓大辩者，别天下之行，具天下之物。选善退恶，时措其宜，而功立德至矣。小辩则不然。别言异道，以言相射，以行相伐，使民不知其要。无他故焉，故浅知也。君子并物而

措之，兼涂而用之。五味未尝，而辨于口。五行在身，而布於人。故何方之道不从。面从之义不行，治乱之法不用，淡然宽裕，荡然简易，略而无失，精详入纤微也。

夫舟浮於水，车转於陆，此自然道也。有不治者，知不豫焉。

夫木击折^々，水戾破舟，不怨木石，而罪巧拙，故不载焉。故有知则惑，有心则嶮，有目则眩。是以规矩一而不易，不为秦楚缓节，不为胡越改容。一而不邪，方行而不流。一日形之，万世传之，无为为之也。

夫自见之明，借人见之，闇也。自闻之聪，借人闻之，聾也。明君知此，则去就之分定矣。为君当若冬日之阳，夏日之阴，万物自归，莫之使也。恬卧而功自成，优游而政自治。岂在振目搯腕，手据鞭扑，而後为治与？

夫合事有不合者，知与未知也。合而不结者，阳亲而阴疏。故远而亲者，志相应也。近而疏者，志不合也。就而不用者，策不得也。去而反求者，无违行也。近而不御者，心相乖也。远而相思者，合其谋也。故明君择人，不可不审。士之进趣，亦不可不详。

转辞篇

世间悲哀喜乐嗔怒忧愁，久惑於此，今转之在己。为哀在他，为悲在己。为乐在他，为喜在己。为嗔在他，为怒在己。为愁在他，为忧在己。若扶之与携，谢之与议。故之与右，诺之与己，相去千里也。夫言之术：与智者言，依於博。与博者言，依於辩。与辩者言，依於安。与贵者言，依於势。与富者言，依於豪。与贫者言，依於利。与勇者言，依於敢。与愚者言，依於说。此言之术也。不用在早图，不穷在早稼。非所宜言，勿言。非所宜为，勿为以避其危。非所宜取，勿取以避其咎。非所宜争，勿争以避其声。一声而非，驷马勿追。一言而急，驷马不及。故恶言不出口，苟语不留耳。此谓君子也。

夫任臣之法，闇则不任也，慧则不从也，仁则不亲也，勇则不近也，信则不信也。不以人用人，故谓之神。怒出於不怒，为出於不为。视於无有，则得其所见。听於无声，则得其所闻。故无形者，有形之本。无声者，有声之母。循名责实，实之极也。按实定名，名之极也。参以相平，转而相成，故得之形名。

夫川竭而谷虚，丘夷而渊实。圣人以死，大盗不起，天下平而故也。圣人不死，大盗不止，何以知其然？为之斗斛而量之，则并斗斛而窃之。为之权衡以平之，则并与权衡而窃之。为之符玺以信之，则并与符玺而窃之。为之仁义以教之，则并仁义而窃之。何以知其然？彼窃财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诸侯之门，仁义存焉。是非窃仁义耶？故遂於大盗霸诸侯，此重利也。盗跖所不可桀者，乃圣人之罪也。欲之与恶，善之与恶，四者变之失。恭之与俭，敬之与傲

，四者失之修。故善素朴。任恬忧而无失，未有脩焉，此德之永也。言有信而不为信，言有善而不为善者，不可不察也。

夫治之法，莫大於使私不行。君之功，莫大於使民不争。今也，立法而行私与法争。其乱也，甚於无法。立君而尊贤与君争，其乱也，甚於无君。故有道之国，法立则私善不行，君立而贤者不尊。民一於君，事断於法，此治国之道也。明君之督大臣，缘身而责名，缘名而责形，缘形而责实，臣惧其重诛之至，於是不敢行其私矣。

心欲安静，虑欲深远。心安静则神策生，虑深远则计谋成。心不欲躁，虑不欲浅。心躁则精神滑，虑浅则百事倾。治世之礼，简而易行。乱世之礼，烦而难遵。上古之乐，质而不悲。当今之乐，邪而为淫。上古之民，质而敦朴。今世之民，诈而多行。上古象刑而民不犯；教有墨劓，不以为耻，斯民所以乱多治少也。尧置敢谏之鼓，舜立诽谤之木，汤有司直之人，武有戒慎之铭。此四君子者，圣人也，而犹若此之勤。至於栗陆氏杀东里子，宿沙氏戮箕文，桀诛龙逢，纣刳比干，四主者乱君，故其疾贤若仇。是以贤愚之相觉，若百丈之溪，与万仞之山；若九地之下，与重山之巅。

明君之御民，若御奔而无辔，履冰而负重。亲而疏之，疏而亲之，故畏检则福生，骄奢则祸起。圣人逍遥一世，罕匹万物之形。寂然无鞭扑之罚，漠然无叱吒之声，而家给人足，天下太平。视昭昭，知冥冥，推未运，睹未然，故神而不可见，幽而不可见，此之谓也。

君人者不能自专，而好任下，则智日困而数日穷，迫於下则不能申。行随於国，则不能持。知不足以为治，威不足以行诛，无以与下交矣。故喜而使赏，不必当功。怒而使诛，不必值罪。不慎喜怒，诛赏从其意，而欲委任臣下，故亡国相继，杀君不绝。古人有言，众口铄金，三人成虎，不可不察也。

夫人情发言欲胜，举事欲成。故明者不以其短，疾人之长。不以其拙，病人之工。言有善者，则赏之。言有非者，则罚之。塞邪枉之路，荡浮辞之端。臣下闵之，左右结舌，可谓明君。为善者君与之赏。为恶者君与之罚，因其所以来而报之，循其所以进而答之。圣人因之，故能用之。因之循理，故能长久。今之为君，无尧舜之才，而慕尧舜之治，故终颠殒乎混冥之中，而事不觉於昭明之术。是以虚慕欲治之名，无益乱世之理也。

忠怠於宦成，病始于少瘳。祸生於懈慢，孝衰於妻子。此四者，慎终如始也。富必给贫，壮必给老。快情恣欲，必多侈侮。故曰：尊贵无以高人，聪明无以笼人，资给无以先人，刚勇无以胜人，能履行此，可以为天下君。

夫谋莫难於必听，事莫难於必成。成必合於数，听必合於情，故抱薪加火，烁者必先燃。平地注水，溼者必先濡。故曰：动之以其类，安有不应者，独

行之术也。

明君立法之後，中程者赏，缺绳者诛。此之谓君曰乱君，国曰亡国。

智者寂於是非，故善恶有别。明者寂於去就，故进退无类。若智不能察是非，明不能审去就，斯谓虚妄。

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公。以天下之目视，则无不见。以天下之耳听，则无不闻。以天下之智虑，则无不知。得此三术，则存於不为也。